

评剧汇编

第十集

小姑不贤

珍珠衫

朱买臣休妻

打金枝

马寡妇开店

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

评剧汇编

第十集

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

PDG

前 言

评剧是流行在东北、华北主要剧种之一，源虽不远而流则较长。它所流传的剧目，也是我国艺术宝库中一份珍贵的财富。鉴于此，我们拟将收集到的二百余个剧目，加以整理、校订，分册印行。力争在近年内完成这一工作。

由于评剧受到历史及各方面的局限，它的剧目良莠不齐。我们在收集、记录、整理时，除对明显的糟粕处进行必要的删改外，尽量保持其历史的原貌，以期保存和提供给有关文化部门、戏曲团体、艺术研究单位，做为研究的资料。当然，其中不少剧目，也可直接或经加工整理后，用于演出。

本书编入之剧目，多系十年动乱之前，我们从沈阳、天津、唐山等地文化部门、戏曲团体以及评剧艺人之手收集或记录下来的，其中不少剧目的原始情况已无从考证。因而无法按剧目产生时间顺序编排，并漏掉部份编著者的名字。

评剧剧目十分浩繁。我们的收集工作还不够普遍、深入，尚缺少许多剧目。由于我们水平所限，此汇编也一定存在不少问题和错误。因此，殷切希望热心于评剧事业的专家、同行和读者，不吝向我们提供新的剧目和线索，并对此《评剧汇编》给予指正。

本汇编由王士笑、董宝琴主编。

沈阳市文化局剧目室



目 录

马寡妇开店

.....

编剧

成兆才

(187)

打金枝

.....

改编

杨长发

(159)

朱买臣休妻

.....

编剧

成兆才

(147)

珍珠衫

.....

编剧

成兆才

(55)

小姑不贤

.....

(1)

小 姑 不 贤

编剧 成兆才

内 容 简 介

郎门侯氏有子郎兴和女儿费姐。郎兴娶张芳之妹月花为妻。费姐许配月花姑母之子楞头为妻，准备次年三月完婚。

费姐懒惰成性，搬弄是非，经常调唆侯氏打骂月花。一次，月花母病重思女，令张芳接妹，费姐出谋让月花回去三天，将六斤棉花纺成线，六件衣料做成装；张芳明知无法做完，因母想妹，无奈带着活计接回月花。

月花姑母知未来儿媳费姐如此不贤，非常气愤，遂请邻里相帮，三天完活送回。并立即娶费姐过门。费姐婚后仍然不知礼仪奸懒馋滑。郎兴接妹回门时，也照样让费姐带回同样多的活计限三天做完。侯氏见事不公去找费姐婆母评理，她用月花之事对比，使侯氏母女受到教育，从此婆媳、姑嫂和好。

评剧传统剧目。

人 物：

费 姐 (简称费)
侯 氏 (简称侯)
张月花 (简称花)
张 芳 (简称芳)
张 母 (简称母)
素 贞 (简称贞)
姑 妈 (简称姑)
娶 婆 (简称婆)
郎 兴 (简称兴)
楞 头 (简称楞)

【第 一 场

人 物： 费姐、侯氏、月花、张芳。

〔幕启，郎家院中。

〔费兴奋、紧张地上。

费 (唱) 拔完了麦子拉上了场院，
杀鸡烙饼把犒劳添。
长工短月全都是大肚子汉，
饭菜吃得净净干干。
吃完鸡头啃鸡爪，
给我妈留的大腿胸脯没吃完。
趁着嫂子去担水，
我到厨房解解馋。

〔偷进厨房端起鸡肉碗来一想。

心中发慌咬不烂，
咀急尝不出滋味鲜。
着急吃不了三两口，
嫂子看见有多难堪。
嗯！鸡肉丢了不敢问我，
不如给它个连窝端。

〔花从外走上。

花 （唱）好热的天气如下火，
〔担水进门正碰费，费红了脸退后。

（白）妹妹饿啦？

（唱）我就抱柴把水添。

（白）妹妹我这就做饭。

费 我不饿，大热的天我看看菜坏了么（送到碗柜，花往缸倒水）嫂子累得满脸是汗，你回房歇一会吧，晌饭我做。

花 多谢妹妹，可被母亲看见又说我偷懒又惹母亲生气。

费 哟，听你说的，就象妈多厉害似的，妈生气打你不都因你不听说，活做不好哇，我帮你把活做好，妈还能生气啦，你快去歇会吧。

〔说着去倒另一桶水，花急拉住。

花 妹妹呀！

（唱）五月天气热难挡，
哪能叫妹妹下厨房。
你忙我闲成什么样，
多谢妹妹好心肠。
地下活计我来做，

回房忙忙你的嫁妆。
红绫幔帐没绣上，
还要多做鞋几双。
自己做能够随心意，
又学活计又帮了我的忙。
明年三月你出聘，
做媳妇不象当姑娘。
孝亲敬夫勤侍奉，
无有闲功做衣裳。
早学会扎花挽云巧裁剪，
炕上地下样样强。
到婆家活计做好人人夸奖，
你婆欢喜咱的妈也沾光。

〔费不满的白了花一眼。

厨房里多炎热蒸笼一样，
你回房凉爽凉爽好把嫁衣忙。

费 （唱）多谢嫂子你的指教，

〔出房到院中。

反正你是不离厨房。

（白）哼！你把厨房是看住啦，好东西你自己吃，叫你给绣绣嫁妆你还攀我，我眼看就要出门子啦，不应当吃吃喝点自在点吗？我走啦，好吃好穿全给你留下呀，休想！

（唱）你过门有半年，
处处抢先把我偏。
米面油盐由你管，

咸鱼腊肉你尝先。
我花零钱还得背着你，
哥哥待我不象从前。
好吃好穿你分去一半，
还想让我做活你轻闲。
这么样的打你你还不改，
成心与我结仇冤。
都是我哥哥把你惯，
你登着梯子要上天。
还得想法把你打，

〔急想法，跑下，到仓房取米撒院子唤鸡：“咕咕咕咕
咕”又撒猪槽里。

（白）妈呀，快来吧！

侯 啥事呀？

（唱）你这样怪叫为哪般？

费 （白）妈你怎拿米喂鸡呢？

侯 我刚睡醒也未到外边来呀。

费 你看猪槽子里还有呢！

侯 哎呀，可了不得啦，这是哪个败家子干的？

费 不是你不是我还有谁？

侯 哦，不用说，又是你嫂子干的，这不早不晚的喂的什么
鸡呀，这是恨我拿东西撒气呢！

费 哼，成心败家呢，当你这婆婆还不错呢，咱可不说……

侯 闺女呀，你跟我也分心眼啦，你怎不说呢？

费 我说啦，你能信哪？

侯 你多暂说话我不信来的，你哥哥和妈不象以前啦，就咱

娘俩近，快说吧，我这婆婆怎的啦，啊？

费 妈，你还看不出来，我嫂子叫我哥哥宠坏了，当你面象挺好似的，背地多暂听过妈的话，您看这屋里外头仓房造的，哪象过日子人家呀？

（唱）富家养的娇姑娘，
不会做活媳妇当。
炕不扫地不光，
仓房不管灶房脏。
盆朝天碗朝地，
锅台好象泔水缸。
不下地来不上场，
正天在家装啊装娘娘。
妈妈屋不来一趟，
天一黑呀守着汉子不出房。
妈你看看快到晌午她不做饭，
躲在厨房去风凉。

侯、（白）哎哟，真是三天不打，上房揭瓦呀。

费 （数板）不是我传闲话，
谁的闺女不向着妈。
我嫂子毛病大，
拨米撒面败咱的家。
锅里费油灶里费火，
咀馋手拙活懒拿。
明摆着三天未绣上我的幔帐，
两夜未纺二斤花。
我哥哥说不怕，

我嫂子为哄女婿把鸡肉大腿拿。
两口子合了把，
拿着妈妈当傻瓜见我眼皮都不挟。
照这样惯下去就得以小反上她当家，
你是媳妇她是妈。

侯 (白) 好哇，小老婆给我们娘儿俩掰生，还偷咀吃我
非撕乱她的咀不可。

费 (数板) 赶紧把厨房交给我，
管保日子越过越发。

侯 米面油盐全交给你，你管着她。

费 那该咱发家啦，人家小俩口子呀……

(数板) 夜夜嘀咕话，
不知说些啥。
昨晚听的准，
原来讲究妈。

侯 (白) 讲我啥啦快说。

费 (唱) 说妈你太张狂，
不干活闲游荡。
东邻西舍把她讲，
还说妈又懒又馋舌头长。

侯 (白) 舌头长，真要给我当婆婆呀我说话她还管着。

费 (唱) 回家坐在炕头上，
烟袋一叼骂开腔。
没错她挑三分错，
说妈好象母阎王。

侯 (白) 啊，母阎王也是她叫的，好，阎王就打阎王上来！

费 妈呀，还讲我来呢。

侯 讲你啥啦，快说！

费 （唱）说我不是那个好娘养，
母阎王养一个刁姑娘。

侯 （白）可气死我啦！

（唱）外姓人到底心肠两样，
敢骂婆婆是母阎王。
舌头长当着儿子把我讲，
给我们母子掰生太不应当。
我得找她去算账，

费 （白）妈可别说是我告诉您的呀。

侯 你怕她干什么？

〔如风地进上房坐下。

（唱）我看看她有多大的主张。

（白）把小老婆给我叫来！

费 哎，（得意的）嫂子妈叫你哪！

花 来了！（慌上）

（唱）听妹妹叫一声心惊胆战，
想必是哪件活计没做完。
晌饭做的也不晚，

天哪！可保佑着莫叫我的婆母把脸翻。

〔花急进房见婆母一揖。

（白）婆母午睡起来了？

侯 不起来还睡死！

花 （唱）婆母啊，有什么活计分咐我？

侯 （白）没活！

费 有活也不能叫你做呀，你地下的活多忙呀。

花 （唱）我给婆母装袋烟。

〔花去取烟袋。

〔侯用手中烟袋趁机刨花一下。

侯 哼，小老婆别装好人，过来我问问你，咱家有什么呀，你怎么拿米喂鸡喂猪呢？你怎么还偷咀吃呢？你不怕咀上长疔，（拧腮一把）你怎么还讲究我呢？讲我别的全行，怎么还讲我阎王舌头长呢？长，你给割半截去呀，（花怕往后退，又拧一把）你妹妹要出门子求你给绣绣幔帐，你绣了好几天未给绣上，你还攀你妹妹做活，你当媳妇的能和姑奶奶比吗？她还能在家呆几天？我都舍不得支使她，你就那么下得狠叫她干活，你妹妹出门子后，还得叫我替你干活呗，你要反天哪？可气死我喽！（拧了几把归坐）

花 婆母，儿妻下次改过就是呀。

费 妈总管这些有啥用啊，早晚还不是人家两口子说了算，您当一份老太太得啦。

侯 我死了她再说了算。

费 妈，拉倒吧，您能管得了怎的。（暗递棍子）

侯 过来，你两宿未纺二斤花，都干什么来的？竟告枕边状啦，给我们娘俩掰生，我儿子都跟我远啦，你、你、你，（一掌）你还敢不敢啦！

花 儿妻再也不敢啦，婆母，锅里有饭灶里有火，儿妻到厨房看看去吧！（往外走）

侯 回来，你这是不愿意呀，你给我跪下！

花 （急跪下）婆母饶过儿妻吧，下次改过就是了。

侯 我叫你哄汉子，（一脚踢倒月花，取棍）

（唱）你就是汉子哄得好，
咀甜心苦笑里藏刀。
调唆我儿子不尽孝，
把我母女下眼瞧。（打介，费拧）
拔米撒面不懂过家之道，

花 （唱）（擦泪）

好心的婆母娘啊大开恩把儿媳饶。
妹妹呀慢帐明天准绣好，
妈妈呀夜晚棉花我纺通宵。
妹妹呀你有活计吩咐嫂嫂，
妈妈呀如再与我丈夫说话刚我万刀。
妹妹呀米面油盐给我多少用多少，
再不叫婆母把心操。

费 （白）你还有那个脸！

侯 呸！

（唱）小咀说得可真巧，
两天不打你身上刺挠。

费 （白）妈！

（唱）要管就狠狠地把她管好，

侯 （唱）嗯，再不改过你的命难逃。

从今后厨房归你妹妹管，
他分派活计不许你挑。
我儿子回来不许你哭闹，

〔芳上。

芳 （唱）房中为何闹吵吵。（急进屋）

费 (白) 你记住没有? (拧两把)

花 记住了, 妹妹呀……

〔芳看直了眼。

侯 来客啦, 别闹啦!

费 好闹脸还急, 快起来看这土 (擲土) (花见芳眼泪夺眶而出) 看嫂子出这汗, 大哥快坐下。

侯 媳妇呀, 你哥哥来了快烧水去。

花 是! (出门哭下)

芳 伯母可好?

侯 我好哇, 大侄快坐下, 大侄来有事吧?

芳 只因家母有病想念我妹妹, 侄儿前来接我妹妹回家探母, 不知伯母可能叫我妹妹回去么?

侯 不能回去呀!

芳 家母病重还是叫我妹妹回去看看吧!

侯 我的表侄呀!

(唱) 不是伯母不叫去,

我家人少活计忙。

拔完麦子还未打,

嗯嗯嗯嗯……

又得做饭又得看场。

接着就是大秋到,

都要下地收拾田庄。

秋天的衣服还没做,

趁着天暖洗洗浆浆。

回去对你母亲好好讲,

明年正月叫她探娘。

芳 （唱）只因我母病体重，
不是无故接姑娘。
活计拿到我家做，
住上几天就回乡。
大秋还得三个月，
误不了下地收拾田庄。

费 （白）妈呀！
（唱）家里的活计我替做，
叫我的嫂子探探娘。

侯 （白）哟！（莫明其妙的，费用脚一踢外走）啥事呀？
费 娘家来人啦，不叫回去好象咱娘俩厉害似的。他不说把活计拿回做吗，咱把单棉衣服该洗的、该做的，全给她带去，她一看活多做不了就不回去了，还不是咱不叫回去，她若是真回去，就得把活做完，回来好给我做嫁妆，反正咱们两头合适。

侯 我闺女真聪明，当家真行。好，就那么办。（进介）大侄啊，活带回去做行啊。

芳 伯母只管吩咐。

侯 好，把你嫂子叫来。

费 嫂子妈叫你哪！（花端茶与侯）

侯 来客啦，先给客。（花又给费）

费 你看先给客呀，（接过茶送芳）大哥您喝茶吧，（芳强喝口放下）

侯 媳妇呀，你妈病啦，你哥哥来接你回去看看，咱家人手少，活计多，想把针线活给你带回去点行啊？

花 儿妻谨遵婆母之命。